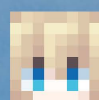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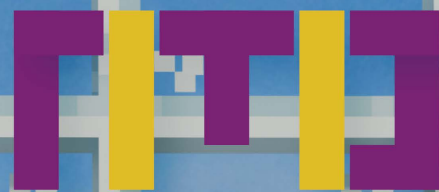


南京大学学生Minecraft协会

NMO社刊编辑部 出品

NJU Minecraft Organization



NMO社刊

第14期

2025.06.01

2025.06.30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Minecraft Organization

NMO大事记

毕竟NMO六月中

各部门工作

美工部：动画组作品获计算机设计大赛三等奖

玩家与服务器

本期MVP：越越NJune
大·机器·余烬面粉产线（完结）



NMO 社刊 第 14 期

NMO 美工部 · 文案组 - NMO 社刊编辑部

2025 年 6 月 1 日 - 6 月 30 日

摘要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随着端午粽香飘散，我们迎来了 2025 年六月的热情时光。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创意的季节里，NMO 展现出更加丰富的面貌。从粽情端午的温馨团建到期盼已久的暑假，从星光集市的欢声笑语到美工部的新文创发布，我们用方块与文字记录下这个夏天的精彩瞬间，见证 NMO 成员们的成长与蜕变。

关键词 端午节；动画组；星光集市

1 NMO 大事记

1.1 毕竟 NMO 六月中

• “粽情端午”主题团日活动

2025 年 6 月 1 日下午，我社于仙林校区举办“粽情端午”主题团日活动，给在学校过端午的社团同学一个相互交流、丰富课余生活的平台。通过小游戏、校园漫步等形式，我们鼓励同学们走出宿舍、参与社交，并帮助大一同学们熟悉仙林校园环境。本次活动中，我们为参与成员发放粽子，并在小游戏活动中提供奖品，让参与成员收获了一个充实幸福的端午假期。

• 美工部 · 动画组作品获计算机设计大赛三等奖

据美工部 · 动画组消息，2025 年 5 月，动画组派出五人代表队，代表南京大学向 2025 年（第十二届）江苏省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投稿作品《千年造化应星时》。此作品在来自全国的大学代表队的作品中脱颖而出，突破重围进入决赛，并在“数媒动漫与短片”赛道中荣获三等奖。奖状于 2025 年 6 月颁发。作品可在以下链接观赏：https://pan.baidu.com/s/12HOzjIhypAUr_SK9Ej9htQ?pwd=1032（“各部门工作”板块内容也为此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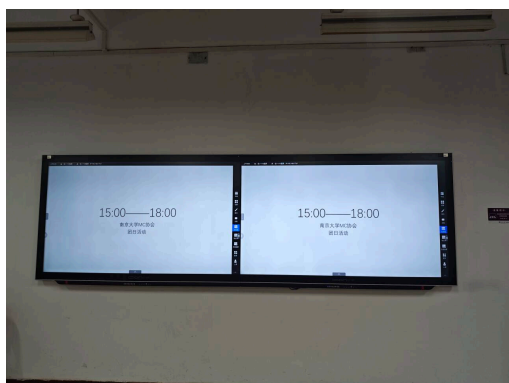


图 1: 团日活动现场



图 2: 动画组奖状

1.2 星光集市补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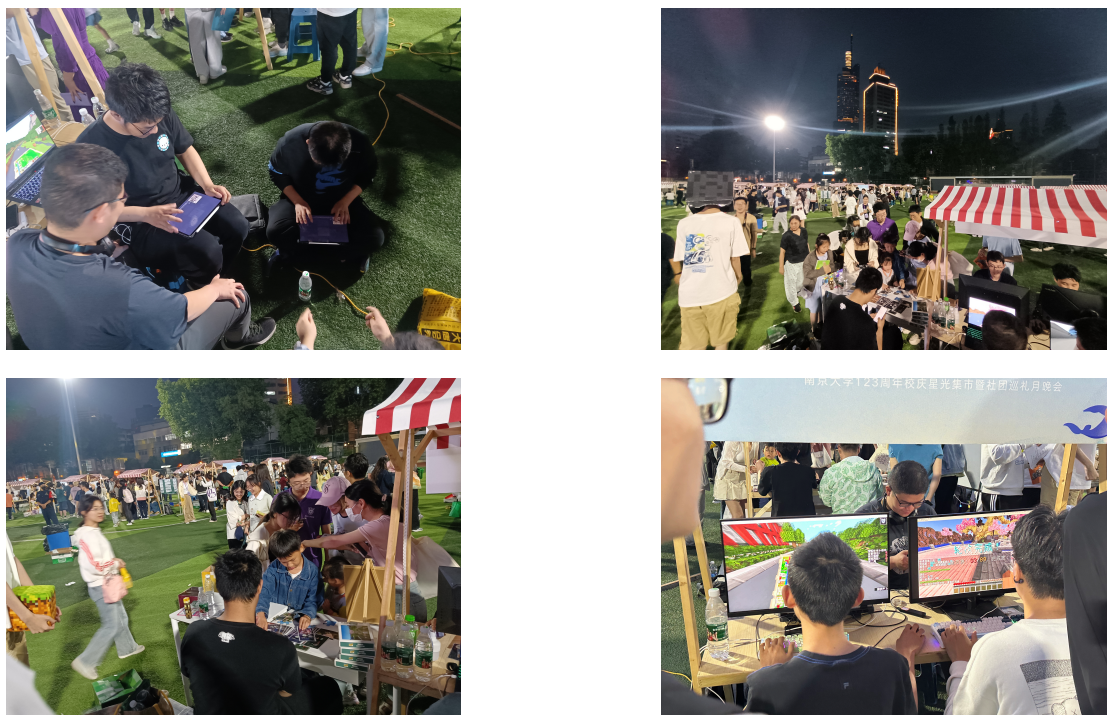


图 3: 星光集市现场
Chino_Zhou、treessy 供图

2 玩家与服务器

2.1 玩家专访

2.1.1 本期 MVP · 越越 NJune

何以 NMO
NJune 供稿

大家好！感谢 Windy_Windie 的邀请，今天借此机会想和大家聊聊关于 Passion、Dream 与 Memory——那些方块教会我的事，以及一个我从和大家一起创立这个组织开始，到现在都还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何以 NMO”。

Passion

前段时间和 NMO 的几位老朋友、新朋友在 SH 小聚，虽然已经很久没有再参加过社群的活动，但当从朋友手机里听到 online call 的喧闹声时，我仿佛看见八年前那个在服务器手搓八音盒红石音乐的自己。说实话，挺羡慕大家的激情：现在自己也想做很多事情，但惭愧的是自己总觉得累，也缺乏行动力，于是就那么拖着拖着没下文了——其实很多时候“做大事”并非想象中那么困难，光是新建文件夹就已经打败了 90% 以上的人。

Minecraft 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即便我现在可能不再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双击那个草方块（or 更为熟知的某个工作台 icon），但我仍然很感激它：它对我的意义远超出我玩过的任何一个游戏，甚至可以说是它启发了我的转行，让我目前在一个跟自己原本专业八竿子打不着的行业领域工作。

已经记不太清第一次接触 MC 是什么时候了，最早入坑也就当个沙盒随便玩玩，没有很强的目的性。但就在某个深夜，当我像往常一样无意识地刷着 B 站时，偶然点开了一个红石音乐的视频，屏幕里跟随中继器和音符盒上跳动的音符像电流一样击中了我——游戏还能这样表达音乐？于是我便找了几篇教程，尝试着笨拙地手搓八音盒和时序电路，熬出了人生的第一段两轨红石音乐……那一刻的颤栗，至今仍在心底嗡鸣。虽然拿现在的标准看，那确实是一个过于简陋的玩意儿，但当我人生中第一次创作出一个我自己的“作品”的时候，那种成就感，是在当时我看来做到任何事情都无可比拟的。

这种 Passion 一直激励我在红石音乐圈子不断探索，也认识了很多曾经帮助过我和给我人生经历带来重大影响的朋友，包括 _Wind の Trail_（曾经帮我录了很多视频拯救了我的破笔记本），xwjcool123（给我带来很多技术性启发的大佬，BlockTuner 开发者）等等。从最开始的研究命令方块驱动的模拟乐器键盘，再到研究音色、配器、自学乐理知识，然后自己尝试做一些改编，最后到作曲，再到进入游戏音乐行业，或许八年前的我压根也不会想到，是一个游戏，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以前有朋友问到我是怎么做到如此大跨度的跨专业就业的，我总会笑着说“不要试图从我的经历中获取经验”，这并非吝啬于分享，而是我确实觉得自己的经历难以总结出一套固定的方法论。但现在我可能会分享一个词，Passion——虽然具体的路径没法复刻，但保持激情和对新事物的向往对我们来说都是重要的，说不定某一天你就能在看似是激情驱动的“瞎操作”的背后，获得了一瞬的灵光启发呢。

我认识不少朋友，有之前在 MC 做模组开发后来转程序和策划的，也有从 MC 地编“转正”到游戏开发地形编辑师的，也有从 MC 建筑扩展到体素建模再到真的找到一份 3D 建模工作的。很多人爱给“野路子”贴上“不靠谱”的标签，但人生偏就爱在“噪点”里藏金矿——关键看你能否攥住那粒光，把它锻造成指引前路的火把。

Minecraft 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计算机、软件、建筑、美术、动画、音乐、资源管理统筹等等诸多学科都可以在此交汇，并找到很好的引入专业领域的点，这也是其作为自由沙盒游戏的独特性：它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设定好的任务 or 剧情，比起大多数游戏线性叙事的电影式体验来说，它并非是一个固定的故事，而是每一个不同的个体内在外显的结果，是无数个不同的故事集。即便不论其是否有足够能量去影响甚至改变个体的发展轨迹，但当足够多不同的“星星”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形成作为群体的“星海”，往往可以产生足够大且深远的影响。

这也是我之前在做 MC 拜年纪社群整合时经常说的：MC 的伟大在于社群，在于各种各样的玩家都能在此找到自己的意义并汇聚在一起，make a GREAT TEAM, make a BIG PROJECT。我想这也是 NMO 未来会思考，或者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Dream

我最喜欢给自己打的一个 tag 就是“理想主义者”，当然我也是一个喜欢做梦的人。但是 make dream come true 需要极强的执行力，这一点我其实是缺乏的——不过后来也是逼着自己去做了一些事情。说不好，可能是某些莫名其妙的信念感驱动吧。

我并不喜欢论资排辈——或者说，把自己置于一个“前辈”的角色上去讲故事。如果非得问我对 NMO 的“贡献”，可能就是“整合”。

NMO 的前身是炒饭哥 team 做的校园复原项目群组，顺便群里也会搞搞小规模服务器一起玩之类的，大家都很有才、有想法，我当时就觉得有这么一个好的 Project，好的 Team，被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属实有些可惜。所以当 2017 年炒饭哥因为忙三次元的事情不得不要考虑转让群主的时候，我想我必须抓住这个机会，让大家在做东西可以被更多人了解到，也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这个“同好会”当中来。碰巧那个时间段我也在做另一个学校新社团的发起和运营工作，有些统筹的经验可以拿到这边来用。

因为我是后来进的群（并不是 14 年炒饭哥他们建群时就在的），一开始我还会有些担心大家是不是能接受我这个“外来成员”来做新群主，以及对于社群扩大化的排斥（这也很正常，圈子本质排外，所以绝大多数圈子的首要目的都是保证自己的私密性和小规模特质），但是后面证实是我多虑了，大家并没有像我担忧的那样产生抵触情绪，而是很乐于尝试一些新的事情，于是群就这么一天天的变大了。当时宣发主要还是靠群友“人力内推”以及在贴吧、论坛和南大表白墙 po 广告的办法，不过这些对于

那时的我们来说也是仅有的宣传手段了，毕竟我们不是校级社团，而且在当时我的认知里，一个以单一游戏作为主体的社群，要申报校级社团，无异于异想天开的事情。（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件“异想天开”的事情后来 Air 做到了——很佩服他的决策和能力，也再次感谢他为南大校园 MC 还原计划以及 NMO 社团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当时我给我们群改的名字是南京大学 MC 联萌（NJU Minecraft Organization）。其实现在想想，那会儿堂而皇之地把“NMO”作为 title 是有点惭愧的，毕竟同时期肯定还有不少南大的其他团体或个人在做 MC 相关的活动、或者是做校园还原计划，像我这样直接“造宣称”总有点过于膨胀的感觉。而当我的鼠标悬停在“修改群名”按钮上时，我也曾问自己：“凭什么是你？”可一想到那些闪闪发光的 Game ID、那些校园复原工程的畅想以及关于服务器构建的群聊刷屏记录时，我突然懂了：不是“我”需要这个 title，是我们的光芒值得被看见——我想做这个“整合”的发起人，想真正把所有对 MC 感兴趣的校友和同好聚集起来，我们一起来做有意思的事情。

坦白说，我没什么特长能力，当时群里白杨哥的建筑水平比我高很多，学姐的动画很强，擅长做红石电路和各种模组的同学也有很多，后来也加入了很多大佬，所以我确实是很感激大家能相信我这个“半桶水”群主的组织和策划水平。说句心里话，要当这个出头鸟，能干好且不论，要是搞砸了，肯定会成为众矢之的。不过我的想法其实也很简单，我并不是说想去靠做这件事情出名或者是出于其他一些比较功利的目的，我真的只想让社群（至少能小规模地）成立起来，让校内兴趣平台有一个稍微完善一些的雏形，仅此而已——把人联系起来一起开心地做活动非常难能可贵，这一点在我自己 18 年开始做同人社团之后感触更加深刻，所以我珍视每一个曾经和我一起共创过的朋友，不论现在我们是否还保持联系，我都会永远珍藏这一份记忆。

Memory

我很喜欢“共创”这个词，这也将是我未来会在自己的人生中去不断践行的一个词。

什么是“共创”精神？在一个 Group 当中，成员并不是简单地被 Leader 指导做事情，去完成自己的“任务”，而是每一个成员都是社群平等共创的一员，都有充足的空间去表达自己，然后共创一个 good result——它可能是抽象的，并不局限于达成某项外显的成果，甚至社群本身就可以说是共创的成果之一。简言之，在 NMO，没有所谓的“Leader 与追随者”，只有“共创者”——大家放置的每一个方块、调试的每一段红石电路，其实都是在参与书写这个群体的灵魂。

如果说要让我再去仔细回顾那段时光和所有的细节，可能再给我三倍、四倍的篇幅，我也没办法完完全全写完了。有如此多美好的记忆能长期存在，其实也是大家共创的结果，是属于我们那一群人的共同财富。

我的大学生活其实并不充实、也不完美，所以也更加珍视那些曾经给我的灰色生活中带来一抹彩色的朋友们，即便我们现在可能因为各种要忙的事情不怎么联系了，但是我会一直记得，在某个像素和代码构成的方块世界中，有这么一群人、一段经历，温暖地存续着。不论是在校园复原项目中的共同努力，逐步完善仙林项目的每一栋建筑、每一段道路、以及杜厦图书馆里的每一段楼梯（经典两头开始施工对不齐），还是在模组服中的“互帮互助”、某次格雷科技炸机器又崩溃又好笑的瞬间（好的对不起我反省我之前开创哥理赔多拿了几个），那些我都记得。

存档或许会丢失，但是记忆不会。

哎呀，怎么开始煽情了。总之，千言万语都是多余，除了感谢之外，没有别的再想说的了——8 年了，能看到有些事情自己想做的当时没做成，最后大家做成了，很为大家感到开心。

感谢看到这里的你。

感谢所有群友，特别致敬：

NMO 晨曦之光（建群人 & 建社人）

——fuyun_chaofan, AircraftCarrier

奠基者“联萌”（18 年的群 OP 们）

——UAX-01, Shion_Wayne, famary, olozhika472, TWT233, kakagouLT, Andywww

来自 **one of NMO**——请忘掉在社史上关于我的所有个人介绍，因为此时我已经不再需要其他任何 title 了，你已了解最真实的我：我只是作为夜空中茫茫星海的其中之一，和其他星星一起，同在名为 NMO 的宇宙里，谐振出永恒的背景音。

All the best for NMO——愿每个迷路的方块人，抬首即是星海。

2025/6/1 SH

P.S. 六月在六月投稿，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

Windy_windy: 感谢六月学长的分享！Windy 读了好感动，NMO 一直都很温情呢～

【壳】AintCecily: 那不是这几个月刚好在采访 ldx 们嘛，我一看六月，那不正适合采访越越吗。

2.1.2 下期 MVP · 预告



2.1.3 I Love NMO · 玩家投稿

弥漫凋零骷髅的夜晚

Cosinemptyroom 的 AI 供稿

最近一段时间有关山西人击杀凋零骷髅获得煤炭的故事广为流传，虽然是一种戏谑，但提到山西，我首先想到的是贾樟柯的电影。于是我让 DeepSeek 写了一篇小说，这篇小说里也有凋零骷髅，但它杂糅了大量贾樟柯的电影，包括但不限于：《山河故人》，《三峡好人》和《天注定》。小说的标题是我受到姜文的一部电影的名字《春风沉醉的夜晚》启发临时想的。

汾阳的冬夜，如一块被煤灰浸透的粗布，沉甸甸压着窑口村。王建国蹲在自家土窑洞门墩上，粗糙的手指捻着旱烟，烟头那点猩红在浓得化不开的墨色里，是他唯一能握住的暖意。风刀子似的，裹着煤渣和黄土，刮得人脸生疼。远处村口的方向，隐约传来一阵阵沉闷的鼓点，那是“蓝月亮”迪厅的声响。村里的小年轻们顶着寒风，缩着脖子往那里钻，只为在那片迷幻的旋转彩灯下，跟着震耳欲聋的《Go West》扭动身体，仿佛这样就能甩掉一身洗不净的煤灰，甩掉这沉重无望的黄土地。

王建国目光沉沉投向村后那片黑黢黢的山坳——废弃小煤窑的入口，洞口如巨兽沉默的嘴。那里头，藏着“凋零骷髅”。杀灭后能落下极好的煤炭。王建国，曾是窑口村数一数二的“杀骷人”。

“建国，该走了！”张老拐嘶哑的声音穿透寒风，他肩上扛着磨得锃亮的铁钎，腰间缠着粗麻绳。他佝偻着背，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猛然爆发，几乎要把肺管子咳出来，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他慌忙用脏污的袖口捂住嘴，再摊开时，掌心赫然一抹刺目的暗红。肺结核，这矿工的影子，正一点点啃噬着他。

“嗯。”王建国掐灭烟头，起身抄起铁钎。他瞥了眼窑洞角落那个灰扑扑的煤炉——炉膛内壁嵌着几块焦黑的骷髅头骨。这炉子烧了快十年了。他伸手摸了摸冰冷的炉壁，像抚过一匹沉默老马的脊梁。目光扫过墙上唯一一张彩色照片，是儿子王勇穿着崭新的牛仔服，在东莞一家玩具厂门口拍的，笑得有些拘谨。南下打工，是村里年轻人的出路，也是逃离。王建国心里一抽，儿子最近电话里总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烦躁。他转身，大步没入村外无边无际的黑暗，身后迪厅传来的《Go West》鼓点，像是对他走向相反方向的嘲讽。

废弃的“老西沟”矿洞，空气凝固、陈腐。两人紧贴嶙峋石壁，悄无声息地移动。手电光柱锁定目标——两具骨架高大但磨损严重的凋零骷髅。

王建国眼神一厉，骤然暴起！铁钎撕裂空气，直刺其中一具的颈椎！“咔嚓！”脆响！张老拐也同时发力横扫！一番干脆利落的搏杀，两具骷髅散落一地，幽绿眼火熄灭。

“成了！”张老拐抹了把额头的冷汗，又是一阵压抑的咳嗽。两人麻利地收敛骨殖，扛着沉甸甸的麻袋走出矿洞。天边泛起鱼肚白。

村西头土窑洞前，篝火噼啪。骨殖投入火焰，幽绿磷火与橘红火焰搏斗融合，最终化为暗红余烬，冷却后留下一层乌黑发亮的优质煤炭。

“啧，好炭！”张老拐掂量着煤块，咳着说，“顶得上三筐面煤了！够……够我抓几副药了。”

王建国默默收煤，倒进墙角的大筐里。他粗糙的手指抚过炉壁上焦黑的头骨，那冰凉坚硬的触感，像极了此刻他心底某个角落的寒意——儿子电话里最后那句疲惫的“爸，我没事，就是有点累”，总让他觉得不安。

世道变得比汾河的水流还急。国营矿的机器轰鸣挤压着小煤窑的生存空间。凋零骷髅带来的“好炭”，成了私窑主们攫取暴利的捷径。圈养开始了。黑暗矿坑深处，响起了铁链声和骷髅被囚禁后的痛苦嘶鸣。

王建国那把雪亮的铁钎蒙上了锈迹。窑主们找到他，塞给他厚厚的票子，递给他铁链和饲料桶。

“建国，识时务点！这活儿轻省，钱不少拿！”窑主喷着酒气。

王建国看着油腻的票子，那刺鼻的饲料味让他作呕。角落里的骷髅煤炉静静立着。他想起铁钎刺入骨缝的脆响，想起老母亲抱着炉子取暖的脸……最终，他接过了铁链和桶。他成了“饲养员”。

他每日拖着铁桶，走入加固如兽栏的矿洞。被铁链锁住的骷髅眼窝中幽绿火焰疯狂跳跃，看到他，发出凄厉怨毒的嘶嚎，骨架猛烈挣扎，铁链哗哗作响。王建国面无表情地倾倒饲料，背过身去。他不再是猎人，是狱卒。煤炉积满了灰，冰冷如坟。

噩耗是在一个同样阴冷的下午传来的。一个风尘仆仆的工友，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找到了王建国的窑洞。他带来的不是王勇，而是一个沉重的包裹和一张皱巴巴的信纸，以及更沉重的消息。

工友的声音低沉而疲惫：“叔……勇子他……没了。是……是自己走的。”

信纸上王勇歪歪扭扭的字迹，充满了绝望和自厌：

> “爸：

> 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小玲，更对不起老刘。那天在流水线上，我心不在焉，光想着晚上和小玲约会的事，回头跟老刘说了句闲话，他分了神……手……手卷进机器里了……人没救回来。老板说是我害的，要赔二十万，不然就告我坐牢。我哪来的二十万啊……我去找小玲，她……她说她妈不同意她找个‘杀人犯’……她把我东西都扔出来了……爸，我没路走了，我真不是故意的，可老刘没了，小玲没了，我活着就是个祸害，欠债永远也还不清……别怨我。儿勇绝笔”

工友补充道：“老板逼得紧，天天带人堵他宿舍门……小玲也……唉。勇子他……是半夜从厂区最高的水塔上……”工友说不下去了，只指了指那个包裹——里面是王勇的骨灰盒和一些简单的遗物。

王建国像被抽掉了脊梁骨，整个人佝偻下去，几乎要瘫倒在地。他颤抖着手接过骨灰盒，冰冷的触感瞬间刺穿了他粗糙的手掌，直抵心脏。窑洞里死一样的寂静，只有隔壁张老拐那撕心裂肺、仿佛永不停歇的咳嗽声，一声声敲打着这凝固的悲痛。他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塞满了滚烫的煤渣，发不出一点声音。眼泪终于涌了出来，浑浊的，滚烫的，砸在冰冷的骨灰盒盖上。他抱着盒子，像抱着一块烧红的烙铁，身体无法控制地剧烈颤抖。儿子不是死于意外，是死于这冰冷机器的重压，死于老板的贪婪索赔，死于恋人绝情的抛弃，死于这无路可走的绝望深渊。

丧事必须办。儿子得入土为安。王建国知道，必须通知苏丽珍。王勇南下后不久，苏丽珍也跟着去了重庆奉节老家，说是照顾生病的母亲。

王建国把家里仅有的钱和几块最好的“骷髅炭”塞给张老拐，哑着嗓子，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老拐，帮我看管点，我去……去接勇他妈回来。”他无法想象苏丽珍得知儿子是自杀，而且是背负着“过失害人”和“欠巨债”的名声自杀，会是怎样的崩溃。张老拐咳得满脸通红，用力点点头，浑浊的眼里是深不见底的悲悯，他紧紧攥着那几块煤，仿佛那是唯一的支撑。

王建国抱着儿子的骨灰盒，坐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拥挤、嘈杂、气味混杂。窗外掠过的景象，从

熟悉的黄土高原，变成陌生的青山绿水。他像个笨拙的影子，在陌生的城市里摸索。骨灰盒被他紧紧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无法愈合的巨大伤口。几经辗转，终于到了奉节。

按照旧地址找到那条江边的老街，王建国愣住了。眼前一片浩渺的水面，曾经依山而建、层层叠叠的老房子，只剩下几处断壁残垣浸泡在浑浊的江水中。三峡工程，蓄水了。苏丽珍和她母亲的家，早已沉入水底。

他像个无头苍蝇在新建的移民安置区里打听。问遍了操着浓重口音的当地人，才从一个在街边晒太阳的老人口中得知：苏丽珍的母亲去年去世了。水淹上来前，苏丽珍就跟着移民安置的大队伍，搬去了湖北宜昌。

王建国抱着冰冷的骨灰盒，站在奉节新城的江边，望着脚下浩荡的江水。那里埋葬着他儿子母亲曾经的家园，也埋葬了他此行的希望。初冬的江风吹得他单薄的棉袄透心凉，也吹着他怀中那方小小的、装着儿子绝望灰烬的木盒。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渺小和无力，仿佛自己和怀里的盒子，都成了被时代浪潮裹挟、即将沉入水底的碎片。儿子沉入了绝望的深渊，妻子消失在时代的洪流中，而他，抱着这冰冷的盒子，站在陌生的岸边，无处可去，无话可说。

他失魂落魄地回到窑口村，比走时更加沉默，背驼得像一张拉满的弓。儿子的骨灰，最终埋在了村后的山梁上。没有葬礼，只有张老拐和几个老邻居默默帮了忙。苏丽珍终究没能回来。王建国把那张绝笔信压在了箱底最深处，连同儿子那点可怜的遗物。窑洞里死气沉沉，只有张老拐越来越急促、越来越空洞的咳嗽声，在提醒着生命最后的流逝。

寒流席卷汾河谷地，国营大矿整顿兼并的风声鹤唳。窑主们开始了最后的疯狂。

“建国！下井！把底下那批‘硬货’全喂饱！明天之前，必须再出一批‘好炭’！”窑主的电话嘶吼着，不容置疑。王建国攥着冰冷的手筒，指节发白。窗外风雪交加。他沉默挂断，目光扫过墙角积满灰尘的骷髅煤炉，炉膛空洞漆黑。他掀开油布，拿出那根久已不用的铁钎。钎身冰冷，布满锈迹和暗沉的污迹。他用粗糙的手掌擦过钎身，冰冷的铁锈味刺鼻。他扛起沉重的饲料桶，将铁钎别在后腰，推开吱呀作响的破木门，走向村后那如同巨兽咽喉的矿洞。儿子的骨灰在山上，妻子的去向在远方，他自己，只剩下这条通向黑暗的路。

矿洞深处，被铁链束缚的骷髅感受到活人气息，骚动爆发！嘶嚎尖锐狂乱，锁链哗啦作响，疯狂撞击岩壁，碎石簌簌落下。十几双幽绿的眼窝在黑暗中疯狂跳动，汇聚成一片怨毒的绿芒。它们像一群被囚禁的、充满恨意的亡魂，与王建国此刻内心的死寂形成诡异的呼应。

他沉默地走到深处，倾倒饲料。骷髅们挣扎扑食，骨骼碰撞碎裂。他直起腰，目光扫过这片被囚禁的疯狂。最后，停留在岩壁上一顶破旧的藤编安全帽上，帽檐上模糊印着褪色的红字：安全生产。像个巨大而讽刺的句号。他想起了儿子的工厂，想起了那台吞噬了老刘手臂的冰冷机器，想起了那张沉重的索赔单。

一股巨大的、无法言喻的悲愤和绝望攫住了他。他猛地转身，朝着矿洞入口的方向，用尽全身力气嘶吼，声音在狭窄的坑道里撞出空洞绝望的回音，仿佛是对命运最后的控诉：“快走——！别下来——！”

吼声刚落！

“轰隆隆——！”大地腹中的咆哮！山崩地裂般的巨响！整个矿洞剧烈摇晃！顶壁岩石呻吟，黑色裂缝闪电般蔓延！朽木断裂！碎石、煤块、枕木暴雨般倾泻而下！

骷髅在震动中发出濒死尖啸，绿火狂闪。锁链被巨石砸中！骨架四分五裂！绿火熄灭！

矿洞在崩溃。巨大烟尘翻滚弥漫，吞噬一切。王建国被气浪掀翻，后背剧痛。碎石煤渣砸落。头顶是不断扩大的黑暗裂缝。腰后的铁钎硌得生疼。

在头顶岩层彻底崩塌的前一瞬，王建国挣扎抬头。在漫天碎石和死亡烟尘的缝隙里，他看到了——无数细碎的幽绿火星，如同夏夜诡异的萤火，从崩塌岩石的缝隙里飘散出来，无声无息，弥漫在绝望的黑暗里，冰冷燃烧，像是无数无声的注视。他仿佛看到了儿子纵身跃下前眼中熄灭的光。

一块巨大的顶岩带着雷霆万钧之势，轰然砸落！

无边的黑暗和窒息吞噬了他。最后的感觉，是腰间铁钎的冰冷寒意，和口鼻间浓得化不开的煤灰与尘土的味道。他仿佛坠入了那个骷髅头骨煤炉的炉膛深处，一片漆黑，只有冰冷的炉壁。也好，他想，终于……安静了。

几天后，国营矿的挖掘设备轰鸣着开进坍塌的山坳。在一个被挤压变形的角落，发现了王建国的遗体。身体被巨石压住，面目模糊，腰后死死别着那根扭曲变形的铁钎。周围散落着碎裂焦黑的骨殖残片。清理出的煤块乌黑发亮，质地纯粹得惊人。人们啧啧称奇。

没人注意到，在更深的乱石煤堆深处，一些细碎的焦黑骨殖残片，正极其缓慢地渗入乌黑的煤层之中。如同某种沉默的契约，在大地深处悄然完成融合。这些碎片里，有凋零骷髅的，有古老森林的，或许，也融入了王建国最后的骨殖和他那根沾满锈迹与污迹的铁钎。

这些“好煤”被运走，分发到需要过冬的人家。

在窑口村那孔低矮的土窑洞里，张老拐咳得蜷缩在冰冷的炕上，像一只风干的虾米。他挣扎着爬起来，把一块分到的“好煤”添进王建国留下的那个积满灰尘的骷髅头骨煤炉里。炉火点燃，新煤发出噼啪轻响，火苗先是幽蓝，然后转为纯青，最后稳定成一种异常明亮、异常温暖的橘红色，安静而蓬勃地燃烧着，驱散着晋地冬夜刺骨的严寒。这温暖，在空旷冰冷的窑洞里，显得格外突兀，甚至有些诡异。

炉火跳跃，温暖的光映亮简陋的窑壁，也映着张老拐蜡黄枯槁的脸。他望着那温暖得不寻常的火焰，剧烈地咳嗽起来，血丝再次染红了袖口。他浑浊的眼睛里映着火光，仿佛看到了矿洞深处弥漫的幽绿火星，看到了王建国佝偻着走向黑暗的背影，也看到了王勇在绝笔信上那扭曲绝望的字迹。他慢慢摸出那封辗转寄来的信——苏丽珍从宜昌寄来的。

信纸上，苏丽珍的字迹还算工整。她说她后来辗转得知了儿子和王建国的死讯，“悲痛万分”。信里夹着一张她在宜昌新家的照片，背景是崭新的楼房，她烫了头发，穿着件城里人穿的西装外套，脸上努力挤出的笑容带着一种刻意为之的生疏感，背景里隐约可见三峡大坝的轮廓。她说她在那边一家纺织厂找到了活计，“日子……算是安定下来了”。信纸的末尾，有几处被水渍晕开的模糊痕迹，不知是泪，还是南方的潮气。

张老拐捏着信和照片，对着那依旧燃烧着异常温暖火焰的骷髅煤炉，看了很久很久。炉火安静地跳跃，发出轻微的噼啪声，仿佛在低语，又仿佛只是沉默地燃烧着。它将那些弥漫在凋零骷髅夜晚里的骸骨、煤灰、一个矿工的绝望、一个打工仔的冤屈、一个母亲的眼泪、一个时代的尘埃……都化作了这北中国寒冬里，一丝不合时宜却顽强存在的暖意。这暖意，照亮了窑壁，却再也照不进张老拐那被肺结核和巨大悲凉彻底掏空的心肺。他剧烈地咳着，蜷缩回冰冷的炕上，只留下那炉火，兀自在寂静中燃烧，映照着墙上王勇那张穿着牛仔服、曾经对未来满怀憧憬、如今已蒙上厚厚灰尘的彩色照片。

穹顶之下 6.5：遗世独立（重制版）

La_Nuit_Blanche 供稿

经过一阵阵颠簸后，飞艇平稳降落。

“发生了什么危险的紧急状况吗？”张长升从座椅下钻出来。

“不。这就是飞艇遇上气流了。”齐易拽着窗帘起身。“哦，对了，你没坐过飞机，也没坐过飞艇。”

飞艇外就是穹顶边界的一个角落，实验室门口的纪念碑上，是对穹顶大幅度改进的人们的名字——刻尔曼、波伏瓦尔、达尔朗、沃尔沃……这些名字大多以别的名人的形象留在人们的印象里，只有“穹顶”这个名字作为自己被记住。

“当年的备用系统设计的就是好，这个穹顶废弃以后还能转几百年。不像现在商业化的，几十年就要迁移一趟。”齐易推开门。“技术革新以后，他们甚至不愿意拆掉这里，不相信我们能用过时的东西搞出不停转还能长期稳定的。”

“做实验嘛，规模不大，上面给得出经费。”

“是啊。从虚拟现实到重构现实，再超越现实。也只有当年的小年轻们做得到了。”

张长升转过身。“现在的不行？”

“现在？”齐易仍然看着前方。“指望一堆把‘反科技反潮流’当成潮流的人？也就希文凯那种清澈又馄饨的大学生还行。”

“馄饨是形容词？”

“脸皮薄，里面的内容就一点点还是一团乱麻，还进水了。”

“这是食堂的馄饨吧？”

沉默。

良久，“是的。几十年了，一直是这样。”

齐易合上大门。那面墙稍稍下落，然后缓缓上升，直到另一扇门出现才停住。“不过机关其实在这边。”他又关上了厕所的门。厕所缓缓下降，又一扇门出现。

“现在大门可以出去了。”齐易打开大门。

“那，那些门，出去了会怎么样？”

“那些？那边是‘童话’的路，是我们早就放弃的路线。童话是被扭曲的现实，现在还有某个自封为‘童话之神’的家伙蹲里面，吞食同化着进去的一切，被我们当作垃圾发电的工具。其实我们都研究透了，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人以为有这些能力就不用工作了。要是真的这么厉害我们怎么还会给别人打工？”

“好像确实，神话里不少神犯错了都会被问责。”

一出门，希文凯就热情地走来。“太好了。林教授天天嫌我论文缺乏实证……”

“我看他与恋爱脑跟拯救世界没有什么关联。对了，你这个专业又是什么野专业？”

“这你就不用管了。我肯定能毕业。”

“我上学的时候奇奇怪怪的论文还没有这么多……”

“不奇奇怪怪怎么过查重？”

“好好好。你就危害学术界去吧！不差你一个！”

两个人吵了一路，吵得驴头不对马嘴，说的内容差了几十年，一直闹到林雨北家门口。

齐易顺手按住大门，结果门没锁，他差点摔倒在门槛上。

“教授，您，家里怎么这么乱了？有贼来过了还是学生来闹的？”

“我大儿子。”教授瘫坐在地上，倚着一堆书。“你的论文，我直接给你写信让他们过吧，”

“正常正常。之前好几个同学同事都被分家产的逐出家门了。”

“不是家产的事……他甚至不要家产……至少他算得上是我想要的独立的人，就是有点不懂感恩。”教授试着起身，但是扶着的书堆塌了。

“你说，当初没有把‘模仿者’赶尽杀绝，是不是会挺好的？至少……没了的人，反目的人，他们还能满足一下怀念。”

“代餐文学读的。”齐易好像还在气头上。

“我不想再说这个，但是我还是要说。”教授起身坐在沙发上。“我有一对龙凤胎，你知道吧？”

“不会是学习压力太大跳楼了吧？我记得他们成绩比我小时候还好但是受到的待遇不如我。”

“差得多了。”

“不会连遗体都没留下吧？”

“差不多了。”

“嘶——”

“你还记得那个收购了 Wu 工作室后，引咎辞职的分公司策划，以及那家被称为 S 集团的多领域联合体吗？”

“取代的首字母。”

“他们的业务，目标还是太广泛了。”教授指着一个水晶球。“他们就在里面，过着什么自己想要的生活——这么多年学白上了！”

“白上？！”齐易被刺激到了。

“我还没有到拿养老金的年纪，他们就这么离开了。还是向家里人拿了几万才拿到这个玻璃球，只能看不能干别的！”

“啊，‘穹顶之下，才是生活’。这广告疑似目标明确。”

“我已经不想再试着说服别人了。你们走吧。”

镜中镜

SpiderriX 供稿

起什么名字好呢？

木卫二把目光的焦点放在摊开的书页上，然而纸页上油印字符组成的爱情故事完全没有滴入他的思维。她的名字应当超凡脱俗一尘不染，而又不那么生僻。

九点半的图书馆很少有人光顾，这也给了木卫二放飞思维的机会。上周有人还书，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木卫二在把它放回原位前又品读了一遍。四周惟空调运转的杂音填充着沉默的空白。木卫二突发奇想地想知道，一个完美的女性形象应该是什么样的。

她不一定是费尔明娜式的人物，不一定完美无瑕温润如玉，但一定真挚而富有生命力。

她应该有着齐肩的栗色秀发，瞳孔是矿晶般的黑褐色，略带一点青金石色的蓝色光泽，这样当她背对着阳光时，她的发丝会有如金缕；而当她正对阳光时，她的眼睛能让人联想到冬季的贝加尔湖。

她的皮肤略显苍白，在冬天她会穿一件卡其色的大衣和一条很长的红围巾，把自己包裹得像只小熊，然而宽大的衣服衬得她更加娇小，身高大概……166 吧。

她 21 岁，大三学生，学校学术氛围好，业余活动也很丰富。她小提琴拉的很好，喜欢巴赫的曲子。教育带给了她书卷气，而她并不拘泥于受缚于她的学识。

她的性格……用一盏灯笼为喻吧，外表文静清冷，能妥善处置周身事物而像纸一样敏感细腻，内心炽热而带一点倔强。她的外与内保留着恰到好处的距离，既能防止热情烫伤他人，又不影响光与热的散发。一种动静结合的动态平衡。

.....

木卫二逐渐喜欢上了这种创造他人人生的感觉，乐此不疲地想象着她的生活环境、她的一颦一笑，想象她在枯燥的物理课上百无聊赖地用她石英般的牙齿轻咬着笔杆，然而木卫二发现，自己越想把她构思得越真实，她的形象就越虚幻，好似她本不属于地球，天外来物般不染红尘。

还是自己把她构思得太完美了吧，才会有这样的现实脱节感。木卫二自嘲。

直到十点的下班闹钟把他拉出创世神的身份木卫二才发现自己忘了最初的问题——他连名字都没想好。

木卫二花了几分钟略微思索了一下，在目光扫过一本关于天文学的杂志时他感觉有什么从里面跳了出来。在那个词消失之前木卫二及时抓住了它：

水星。

起什么名字好呢？

水星看到物理教授的最一张一合，她确信自己捕获了教授吐出的每一个词，但这些词组成的有效信息像荷叶上的露珠一样并没有在她的思维里留下任何痕迹——此时她正神游天外，唯一能带给她真实感的或许是她咬着的笔杆。

物理教授正讲到天体系统的运作。水星觉得自己就像那颗大质量天体，周围的琐事都绕着她公转，而她总是难以彻底捕获之解决之，还要以一副游刃有余的姿态去面对生活。

水星看的小说悄悄的摊开在桌肚里，她正读到一个男人用想象构建了一个女性形象，结果这个形象活了。男的后来又花费大量资源在现实里找到了这个人。她现实中的名字叫庄颜。

一个完美的男性形象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他未必拥有过人的能力和财富，但他的精神世界应当是充裕且灵动的。

他的头发先天地微微鬈曲，是碳素的深黑，眼窝稍深，浅棕色的瞳仁带着意思戏谑，给富有空间感的五官镀上一层神秘色彩。

他身高大概 180，体型比较清瘦，但并非那种林黛玉式的病弱的瘦。这是一种精炼的匀称，书生形象下涌动着生命气息的魄力。

他有件米色的宽大风衣，一件竖条纹黑色高领毛衣，在风中他像个挺拔的符号，光是视觉上就给人一种以泰山崩于前而不为所动之感。

他有时戴一副细圆框眼镜，有时不戴。

他应当博览群书，23 岁，职业是图书管理员那一类的。会弹钢琴但并不拘泥于考级，对乐器的观点是情感抒发大于技法。他并不富有，然而这种与书相伴的生活已令他颇为满意。

他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儒学君子。他的性格应当很好相处，是严肃与随和的有机结合。对于自己的目标抱有野心和强大的行动力，有魄力与能力矢志不渝地推进自己的计划。

.....

我在想什么啊。

水星的脸颊难以察觉地一红。她瞄了一眼表，还有不到 5 分钟下课。她把心思放回课堂，尽管她也知道教授讲的自己都会。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木星洛希极限的常数。超出这个极限的卫星会被木星自身的引力撕裂。不妨看一下轨道比较低的木卫二……”

水星像是被灵感击中一样，一颗孤独而独特的卫星浮现在脑中。她在笔记本的角落处写了点什么：木卫二。

构建水星的生活似乎成了木卫二的业余爱好。木卫二一边幻想一边觉得好笑，自己简直是有病。木卫二没把水星的事告诉他的同事——没人会理解的，他们顶多会坏笑着拍拍木卫二的肩膀说他思春罢了。

一段时间的想象后，木卫二已经可以清晰构建出水星周围的具体环境，闭上眼他就能看见水星在校区的林荫道上漫步的样子，能看到周围人向她打招呼，她又是如何微笑着一一回应的。他甚至编了水星的电话号码，来自任意几本未归还的书的编号。连他自己都怀疑自己是不是陷得太深了。

周六来市图书馆的人会多一点，木卫二在忙碌中联系其他工友协调工作，一张信息通径织成的网在图书馆上空高速运转。也是在这时，木卫二有了个怪异的点子：

要不，给水星的电话号码发点东西试试？

木卫二不想打电话，那样或许会被认为是广告推销给人带来困扰——即使乱输的电话号码大概率是空号他也不想这么做。发条短信是比较保险的做法，这样就算有人收到了也不会有什么麻烦，说不定还能交个朋友。

木卫二趁着没人借书的空隙打开手机开始编辑短信。他的手指快速敲击着屏幕，写完又顿觉不妥，于是闪烁着的插入符又退回第一行。文本在写了删删了写反复数次后只剩下了一个字符：

“？”

木卫二突然意识到了自己在干什么。

“我真是忙出病来了。”木卫二干脆地把手机扔到一边，伸了个懒腰，自言自语道：“二次元纸片人好歹还算种文化，我这算什么？自作多情文化？”

木卫二自嘲地笑笑，随即把自己扔到图书馆的沙发上任身体在松软的垫子上下沉。

然后他猛地弹起来，打开手机找到那封未发出的邮件，按下了发送键。

啧。

有病就有病吧。

图书馆门口喧嚷一片，木卫二的位置离门口很近，以至于他并没有听见自己的短信铃声，也没有发现这条仅有一个字符的短信状态在发出的一分五十八秒后变成了已读。

未完待续...

2.2 服务器动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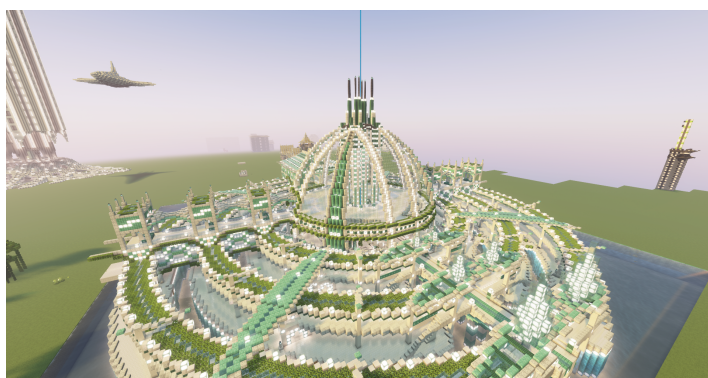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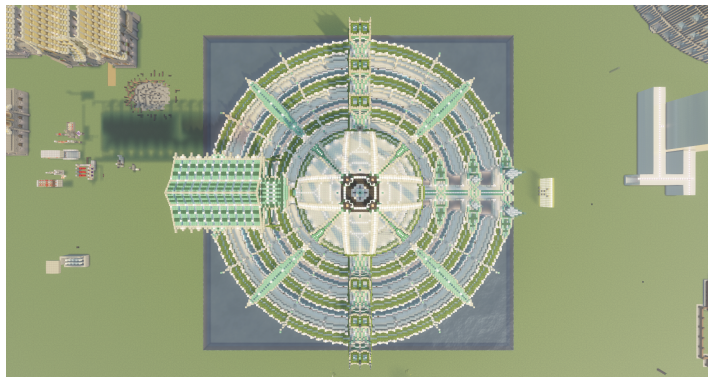
2.2.1 新·玩法

【连载】专题报道：苦力家族在服务器内的建设成就

Chino_Zhou 供稿

苦力家族，一个来源自五周目地底旅者的悠久历史的家族。他们在服务器内完成了大量的建筑，留下了不少遗迹。今天就随着今日平卡奇亚记者的镜头一起来看一看过去两百年苦力家族的建设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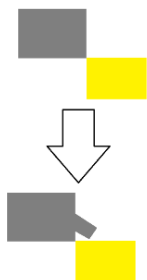
柠檬海洋宫：这是一个主城类型的建筑。在众多主城中，这是唯一一个由苦力家族设计的，也是唯二没有派上用场的主城类型建筑（另一个是平卡奇亚主城）。



2.2.2 大·机器·余烬面粉产线（完结）

余烬面粉产线（完结）

La_Nuit_Blanche 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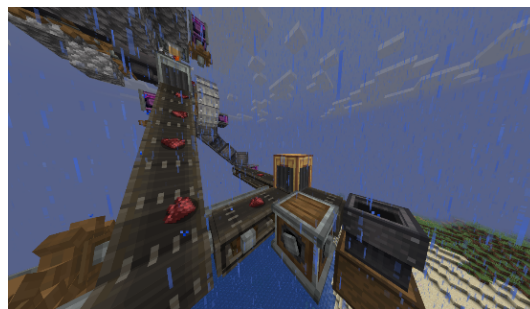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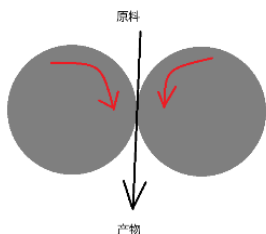


工作盆的侧面可以直接连接朝外一格的低一格的机械动力容器，只要这个面没有被遮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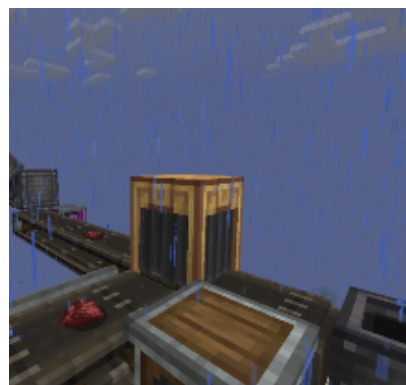
而上面图中，工作盆侧面的地狱岩图标，实际上是生成物选择器，只有生成被选择的产物的配方会被实行，并且只有被选择的产物可以输出。

粉碎轮就是那两个大轮子，必须一对同时旋转，并且方向如下图（左）。

粉碎轮下面黑色的东西是溜槽，是传递物品用的，不需要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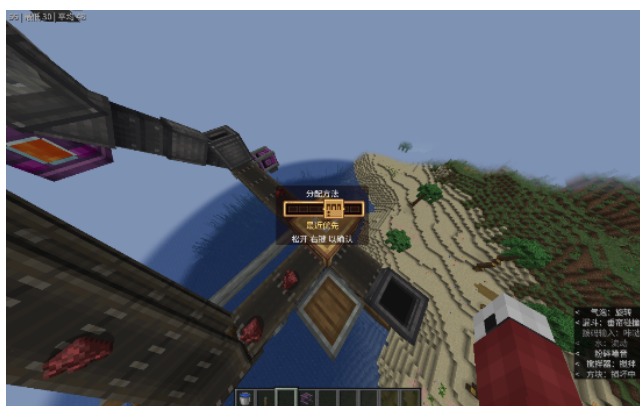
这是最后的分流装置。



这个灰绿色的是安山漏斗，可以从容器中取出物品，也可以把物品放进容器里，取决于安山漏斗自己的物流方向。图中，作用是将传送带上的余烬面粉送入工作盆。

不论是原版漏斗还是机械动力的漏斗，对于最多 64 堆叠的物品，只能允许工作盆里最多 16 堆叠，再多就需要手动扔进去了（此时，最多 64 堆叠）。

这个黄色的是黄铜隧道，可以放置在传送带上，可以连接多条传送带，作用是以不同模式分流。



其中，“最近优先”保证了余烬面粉最先被输入到回流回工作盆参与第一个配方的传送带。随着余烬面粉越来越多，那条传送带的每一个位置被余烬面粉占据，新产生的余烬面粉就会被分流到输入存储容器的传送带。

当工作盆里的余烬面粉被消耗后，回流传送带上的余烬面粉输入，从而在前端产生空位，后面的每一个余烬面粉就会向前挪一格，使得队伍后面出现空位。这时，新产生的余烬面粉又被分流至回流传送带上，从而保证了机器可持续自主运行。

运行方式

由于配方需要岩浆，所以需要通过机械动力的流体管道、动力泵等持续向工作盆输入岩浆。

刷石机的开关通过水车旁的拉杆控制含水铁活板门来控制。活板门打开时，水流被堵住，水车不动；活板门关闭，刷石机开始运行。由于刷石机产生圆石快于第一个配方消耗圆石，所以为了减少掉落物带来的卡顿，设置了铁活板门非门用来随时操控。

最后，只要再往工作盆输入至少一个余烬面粉，就可以在旁边挂机了。

3 写在最后

3.1 本期鸣谢

本期特别感谢所有为第 14 期社刊做出贡献的成员们！感谢 La_Nuit_Blanche 分享精妙的机械动力机器教程，让读者领略 Create 模组的工程之美；感谢 Chino_Zhou 深入报道平卡奇亚的建筑历史，用文字记录服务器的精彩瞬间；感谢 NJune 真诚分享“何以 NMO”的心路历程，让我们重温社群发展的温暖记忆。

同时感谢服务器管理团队的默默付出，是你们的技术维护让机械动力机器稳定运转，让建筑作品得以完美呈现，让玩家故事能够持续书写。从模组服的复杂系统到原版服的流畅体验，每一处优化都凝聚着你们对 Minecraft 世界的热爱与责任。

未来，我们将继续携手前行，用方块构筑梦想，用红石传递创意，用文字记录感动。愿这份对 Minecraft 的热爱，如同永不熄灭的红石火把，照亮 NMO 前行的每一步！

3.2 编辑部小剧场

AintCecily: NMO 社刊诚聘更多的新人记者
报道线上和线下活动 (‘▽’)ψ

Windy_windie: 欢迎加入 NMO 记者团！期待大家的精彩报道

Maxrexal: 双倍欢迎！模组服和平卡奇亚都需要新鲜视角！

Windy_windie: 这期社刊的机械动力专题超受欢迎呢 (°▽°)

La_Nuit_Blanche: 我这次撰写了余烬面粉产线教程！下期可能会继续分享 Create 模组

Chino_Zhou: 平卡奇亚的苦力家族建筑史正在连载，记得关注哦～

AintCecily: 把精彩内容做成九宫格发官号吧 (・ω・) 配上 NMO 社刊话题

Maxrexal: 服务器日志显示：深夜水群人数 > 在线玩家数 AWA

NMO 社刊编辑部

文编	美编
Windy_windie	Windy_windie
AintCecily	AintCecily
Maxrexal	CreepSean
Charnine	_5EA
La_Nuit_Blanche	nxhbr
	责编
	nxhbr
	Chino_Zhou
	Ke_DiWZ
	Stridebeach



本期MVP：越越N.June
大·机器·余烬面粉产线（完结）